

栗香五筆

掃藥山房
石印

粟香五筆卷五

湯文正奏疏

繙譯舉人重宴鹿鳴奏

蒙古貝勒

金石之學

北戶

劉師勇祠墓

武進費氏支譜序

謎拾

早少爛熟

寶竹坡侍郎

望海樓秋感

冰泉唱和

劉裴詩錄

集外詩

治平寶鑑奏略

滿洲八大家

科名第一二三

總集選錄未精

南海神請封帝

吳石華說硯

小池驛之戰

歸田草三則

行吾素齋日記三則

左氏昆仲詩二則

羲亭詩稿

崖州勸耕圖詩

雪廬詩話二則

鼠疫三則

1202.1
320
(3)



治癩狗咬傷良方

衆香五筆卷五

江陰 金武祥 泚生

湯文正公奏疏

蘇州城外楞伽山俗名上方山。昔為五通神所據。禱祀無虛日。淫巫妖僧藉為利藪。山魃木魅憑作威福。民間婦女疾病。每稱五通所致。許願賽會。舉國若狂。自湯文正奏明毀禁之後。其焰頓息。道光間。復漸萌芽。御史李逢辰再劾奏。仍將淫祠拆毀。其先土中掘得一碑。大書八字云。酒池肉林。遇湯而散。豈亦有數存乎。文正奏云。臣弑言。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為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返樸還淳。臣仰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學。孝經小學。使人之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聞開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奢靡。黠者藉以為利。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為冶遊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寺院。或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散會。迎神賽社。一幡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鄙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

好鬪名爲打降。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迹。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斂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聖賢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據。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遘。經年無時閒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謗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我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先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撒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

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立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入造怪誕之說冀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令地方官加意巡查有敢興復淫祠者治以重罪其巫覡人等責令改業勿使邪說再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寤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類此者概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臣無任激切懇惓之至李御史奏惜未見也

治平寶鑒奏略

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奉 慈禧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簾事跡擇其可為法戒者據史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進呈法戒昭然足資政鏡著賜名治平寶鑒欽此其進呈疏內略云默思聖道上體 慈禧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 兩宮之訓迪簡源並治誠亘古而為昭堯舜同居賈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 祖訓既祇對夫講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顧溯義軒以迄明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為繁焚膏莫究欲裨 聖治貴舉大綱又云竊自尚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治之興衰

兼列宮闈之事蹟。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後先。謹系箋詞。贅參論案。

繙譯舉人重宴鹿鳴奏

繙譯舉人向無重赴鹿鳴筵宴成案。光緒五年。禮部奏稱致仕大學士英桂。道光元年辛巳繙譯鄉試中式。可否歸入己卯正科重赴鹿鳴。恩宴得旨允行。案此事由京兆尹代為陳請。疏內有云。伏念國書纂重。科目並榮。既當周甲臨期。賓興再屆。合荷重申異命。恩遇同叨。今致仕大學士英桂。總榜早登。樞垣入直。外膺節鉞。懋著勤勞。內贊絲綸。晉司調燮。連初衣之遂願。蒙全俸之寵頒。溯當年帖報泥金。茲已成功者退。惟我朝文珍合璧。應知務本無荒。臣等奉職畿疆。冀瞻曠典。合臺閣林泉之佳話。更光秋試於乙科。惟筌黃酒醴之隆施。且補春官於未備。

滿洲八大家

滿洲世秩以八大家為最貴。一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一鈕祜祿氏。宏毅公額亦都之後。一舒穆祿氏。武勛王揚古利之後。一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後。一棟鄂氏。溫順公何和哩之後。一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一伊爾根覺羅氏。敏壯公安費古之後。一輝發氏。文清公阿蘭泰之後。

蒙古貝勒

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為四十九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廓爾羅斯。曰教罕。曰奈曼。曰巴林。曰土默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喀爾。凡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喀爾故太子為諸貝勒冠。亦為一國分察喀爾為二。故號十六國。

科名第一二三

趙甌北先生贈三元錢湘舲榮詩云。累朝如君十一個。蓋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真。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也。國朝錢榮後。又有陳繼昌。自宋至今計十三人。孫子瀟。太史原湘。乾隆乙卯以第二人舉于鄉。迨乙丑復捷南宮第二。殿試亦列二甲二名。大興舒鐵雲孝廉。因有臣無第三。亦復無第一之作。若吾鄉李文敏芝昌。於道光壬辰第三人及第。後癸巳己亥兩次大考。均列第三。都人撰聯有云。殿試第三。大考第三。又第三。三三見九。李仙九。九轉丹成。雖非鄉會名次。亦佳話也。

論金石之學

潘文勤攀古廬款識自序云。鐘鼎彝器之學。萌芽於漢。昌於宋。極盛於國朝。乾隆中。命廷臣編西清古鑒。詔曰。遵古法物。歷世恒遠。穆乎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

我朝家法不尚玩好而內府儲藏未嘗不富以游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四庫提要謂鐘鼎款識義通乎六書製兼乎三禮阮文達則云國邑大夫之名可補經傳偏旁篆籀之字可補說文其說益尊而上之觀一時聖主賢臣之風尚言論百餘年來魁儒雅材大率津津於是其旨可知故為此學者不得以玩物喪志論朱蓉生侍御無邪堂答問云問經石有益經史似可涉獵及之答云石刻之益於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此其中真贋錯出宜加審定未可全據也金石萃編不甚為金石家所重以多錯誤也然網羅宏富究有裨於史學若黃小松牛空山徐紫珊諸書鈎摹雖精乃賞鑒家之事非史學所亟其他可以類推近時依松坪金石聚分別真偽為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偽頗嚴亦間有考證為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歧言人人殊郢書燕說蓋多有之且鐘鼎與籀篆殊科並無關於小學有經學家之家之小學以金石治小學者其言多穿鑿附會王氏說爰釋例甚精而其據為其學鐘鼎文以為說者則不盡足據鄭氏汗簡箋正抉別綦嚴可憐小學之狂瀾為其學者他無可證不得不援經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若轉以之證經乃經學之厄也翁覃溪謂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言良是若薛氏阮氏鐘鼎款識洪氏隸釋顧氏隸辨未氏漢碑微經之類皆援經典以自重非真有裨於經義也朱氏書開卷說長享二字即穿鑿史展碑畧嘗以長享為元亨乎然不致力羣經而專尚小學不博稽近人治經喜為新巧之說此則猶其小焉者耳致力羣經而專尚小學不博稽諸史而搜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責非異人任也儒生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聖卓乃能為學古之學者之者類然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孽孽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用之物哉余

謂金石之學實玩物適情游杭之一經學史學亦可旁通若好而成癖泥於考證則其弊又不獨金石然也

總集選錄未精

黃韻甫詞綜續編姚梅伯駢文類苑皆為近時總集善本而黃選荆摺百字令全襲張于湖姚選車文黃河賦中段襲郭璞江賦不知當日作者何心選家復鈔而錄之不可解也

北戶

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云北戶在南唐段公路撰北戶錄三卷載嶺南風土甚備余在赤溪署聞書室北向題聯云著書賡北戶拄笏看西山蓋本於此薛叔耘有北戶解其說有二一則赤道之南澳大利亞一洲是也洲在南黃道之下冬月日南至則炎暑如中國之六七月夏月日北至則嚴寒如中國之十一月其氣候適與中國相反中國以南戶為嚮陽澳洲亦以北戶為嚮陽此一說也一則赤道之下如南洋諸大島其地有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者在赤道北之地自一度至餘十度終歲酷暑人多苦之所以戶皆北嚮以受北風之涼而避炎日之照此又一說也北戶之地要不外此二者而已余謂嶺南冬日常燠嚮南之屋頗患

燥熱亦以北戶為宜云。

南海神請封帝

癸未甲申之際。法越交閔。海氛甚惡。惠州守某君。牘請上游具奏南海神廣利王加封帝號。以祈默佑。為時所譏。不知此亦有所本。容齋隨筆卷第十云。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為帝。且謂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靈德陰功。高於四瀆。稱帝為不忝云。

劉師勇祠墓

余權亦溪表章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師勇祠墓。賦詩詠之。謂可抗衡三忠。並博稽載籍。輯為事略一篇。載亦溪雜志中所採之書。如宋史張世傑傳。陳炤傳。王安節傳。南宋書續通鑑。常州府志。元王逢梧溪集。明危素說學齋稿各種。近聞明高啟鳬藻集有胡應炎傳。敘其守常州云。師勇與應炎安節等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眾。元帥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云云。當補入事略。元師圍城之上。甲午至粵。言之學使徐花農太史。即捐廉百金。交現任為脩祠墓。表揚忠義。實足端風化之原也。

吳石華論硯

端溪硯史三卷。嘉應吳石華學博著。於道光癸巳開硯坑之後。萃諸前聞。證以目驗。所論最為精確。此外又有與陳雪漁書。絕妙語言。可補硯史所不及。書云。前日論硯曲盡物理。至今思之有餘旨也。竊謂端石高下在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為石。融者為水。端州之石質則石也。而性水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洞獨美何也。曰泉脈之所注也。石堅而性映。泉清而性潤。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為石也。老坑最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日而後涸。其泉脈可知矣。麻子坑石近歲始出。亦有青花蕉白魚腦。驟用之甚發墨。久則滑。以五道石磨之。乃復其初。大西洞石如有道之士。穆然而靜。藹然而溫。持久而不易其素。麻子坑石如名士。華而不斂。其美易盡。久之與凡石等耳。前論未及。故復為足下申之。其說硯一篇已散見硯史各類中。故不錄。

武進費氏支譜序

琅邪費氏。武進支譜序云。費氏之在天下者有四。一禹之裔。以國為氏。一出於伯翳。伯翳大費也。大費有二子。次曰若木。以字為氏。其元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世所稱江夏費氏者也。一為費連氏。當拓跋魏時入中國。明洪武中有詔。凡複

姓皆去一字。遂冒費氏實虜姓。一為周氏吾祖也。其先出自李友。春秋魯僖公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後乃以邑為姓。費惠公其裔也。是為琅邪費氏。秦項兵起。避地於今之湖州。漢初官司相繼。至蕭縣令諱汎者。以治行拜梁相。族始大。梁相二子。曰堂邑令鳳。九江太守政。綿歷千餘載。不徙居。子孫多散處江浙間。江浙之言費氏者。皆自梁相。年遠世次莫能詳。可詳者始遷崑山。繼遷嘉定羅店鎮。今屬寶山縣境。明天啟之季年。寬甫府君復遷於常州。遂世為武進人。

小池驛之戰

咸豐兵事。奏疏所不能詳者。各統兵大臣軍中書牘。可參考而知之。十年正月。逸亭兄破髮捻巨股於小池驛。解鮑軍門之圍。關係皖鄂全局。亦其戰功之最著者。曾文正公集書札卷十。致駱中丞云。二十六日。賊圍鮑之左營。二十八九。則五營用大包裹。文報不通已三日矣。多蔣力薄。不能救應。危急之至。萬一前敵有失。大局不堪設想。復胡宮保云。廿二日之戰。多營傷亡六百餘。鮑營傷亡五百餘。蔣營傷亡三百餘。馬隊西哈兩營總陣亡。皆好手也。賊鋒甚銳。毛匪之陳玉成。捻匪之宮瞎子。皆江北著名悍賊。又云初六之役。唐軍又挫。此次髮捻四山同來。諸將才力氣魄。皆不足以勝之。又云十九日。余軍之挫。不知尚可自振否云云。此時多鮑唐蔣余各軍皆不利。

及逸亭兄赴援。乃大破之。文正覆胡宮保云。十一日金軍獲勝後。羅溪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覆官中堂云。此間軍事。自新正六日唐軍被挫。鮑軍又形危急。賴金軍有十一日山內之捷。二十五日小勝。二十六日大勝。乃得痛摧逆敵。大快人心。太湖潛山相繼克復等語。此可與胡文忠集參考者也。近趙惠甫刺史撰先祖傳後附記云。昔烈文與先生之從孫國琛。交甚稔。國琛者。初以諸生從羅公澤南軍。聞名湘楚間。咸豐十年。率偏師冒雪間行。潛霍山。無人地數百里。蹈賊背。大破之。小池驛。釋鮑超圍中。當是時。楚軍救鮑者數萬人。壁不敢下。國琛既戰勝。靡不驤首屈服。湖北巡撫胡公林翼。手卮酒跪進。約為昆弟。馳使數百里奉來。藥國琛母。更一年。烈文至軍中。湘楚諸長老巨帥。輒就詢國琛。里居平素。暨言小池驛之戰。賁息面緣緣正。亦咸曰奇士。如唐李愬。曹偶惠甫。久在文正幕府。知之稔矣。

謎拾

唐薇卿中丞有謎拾二卷。卷首祿說云。謎格甚多。全句諧音曰梨花。如以夕陽簫鼓。幾船歸。謎周因於殷禮。諧音為舟音。餘陰裏是也。首一字諧音曰皓首。中一字諧音曰玉帶。末一字諧音曰粉底。去首一字曰脫巾。去中一字曰解帶。一曰折腰。去末一字曰脫鞵。如首二字諧音。則稱雙皓首。去首二字。則曰雙脫巾。餘仿此。全句逆讀曰。

卷簾諸格施於面語裏語均可以面語對裏語曰遙對。一曰鴛鴦。惟面裏必須有對字。此字偶字鴛鴦字之類。如花如解語。謎對曰石不能言。玉門關。謎金殿鎖。鴛鴦是也。意多一轉。曰重門。如以陳大方胡大昌丁大全謎。狂而不直。陳大方輩時謂三犬狂字無直。是為三犬多一轉也。以上皆非正格。甚有以裏語首字移在末字下。以末字搭在首字上。尤為割裂。曹娥格庸淺易猜。增減格如佯字謎。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此類前人作盡。作必雷同。又拆字格如以肉為內人是也。茲集中諸格皆未錄。惟間有如字格。如齊戰疾之齊。去圈仍作齊字音義解是也。或加圈如行字作行伍之行。興字作興趣之興。二格一曰解鈴繫鈴。不甚破碎。猶屬正格也。

歸田草三則

吳棟華先生廷琛歸田草四卷。近文孫碩卿觀察出示囑校。將以付梓。其詩雍容大雅。於國朝似查初白。於宋似蘇陸。其佳者直造盛唐。社集五柳園菊花盛開。分韻得陶字云。粲粲霜中葩。餐英始離騷。一醒更一醉。邈矣南村陶。斯人豈隱逸。時運非我操。徘徊東籬下。即事欣所遭。真意在何許。空費言詮勞。謂菊為所愛。此語總皮毛。酒中觀物化。人與南山高。花事年年新。妙理尋濁醪。古人如可作。笑我來鋪糟。除日招葦間。蘭友共飲云。萬事如麻併除夕。剝啄到門多俗客。招呼我輩不羈人。消遣人

閒最忙日。新年殘臘。鎮相催。歲月堂堂去不回。為語羲和停急景。一杯與爾共徘徊。
春風已動。梅花好。無事尋忙。一醉倒。醒來爆竹響如雷。尚有詩逋債未了。豐年謠云。
菽粟如水火。斯民無不仁。穀賤轉傷農。此言吾亦聞。古時食用合為一。易事通功各。
無缺。今時二者分。無錢有米不救貧。何況米賤錢亦賤。上下通行惟白銀。官倉收米。
額加倍。競說豐年米狼戾。其餘半額須折收。億萬金錢備漕費。吳田固膏沃。年豐米。
亦足。米足無如不值錢。豐年艱苦更難言。却憶凶年乏食。猶得蒙哀憐。酬琴涵七里。
龍簡寄之作云。清絕桐江水。當年我舊遊。君行過庾嶺。計日到炎州。山色杯中綠。灘。
聲枕上秋。輕帆風正利。未暇訪羊裘。人日集池上。草堂次韻琴涵云。七日猶殘臘。寒。
深未立春。久成歸隱計。且作太平人。社會詩仍好。朋情老益真。吾心守故處。翻畏見。
聞新。不到積善院數年矣。今春同年李芝齡自淮上來。邀同遊云。相望江淮此合并。
疏髯瑟瑟半霜莖。強扶衰病挈船去。到處流連載酒行。花與吾曹成舊識。天知人意。
放新晴。暫閒且作長閒伴。塵慮消除夢亦清。游巖山。花事將盡。惟薔薇在爾云。搖漾。
蘭橈淺碧灣。溪流盡處見青山。樓臺木杪參差出。欄檻峯腰曲折攀。老逐歡場羞白。
髮。花如人意惜紅顏。錢春屈指無多日。惆悵韶光付等閒。春晚郊外即事云。村居景。
物占韶光。綠遍春塍草木香。麥穗昨抽蠶豆嫩。連畦一片菜花黃。垂楊倒映碧玻璃。

滑笏晴波欲上隄。一葉尚嫌篷背礙。水村處處石橋低。虎阜登高云。琳宮寶塔峙峻嶒。五十三參懶未登。佳處無如遙望好。不須更上最高層。

歸田草多敷陳民瘼之作。缺米歎云。吾鄉多官田。流毒自南宋。額糧經屢減。二斗猶挈重。田疇固膏沃。地狹食者衆。又云。緩征十不一。盈取托夏貢。豈不念艱難。正供繫國用。田主歎云。漕賦本積重。又苦斂加厚。高下大有年。十歲不一遺。種田稱佃戶。逋欠積習。徂又云。有田反為累。棄去復不售。流民歎云。雖非此州民。隔郡同所部。過之無所歸。送之安所去。又云。國家設常平。所在倉儲裕。有司謹管鑰。緩急備有素。胡為粟粒無。廩廩不知處。皆長言詠歎香山樂府之遺。

歸田草有觀蘇公所贈姜君弼硯七古一首。註云。硯側一行。鶴田處士之貽。東坡寶之。硯背刻公笠屐像。旁字四行。云。端州石硯。東坡先生攜之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過瓊。持以贈余。為別。歲月遷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倩工鐫先生遺像。為辭香之奉。云。時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云云。庚申亂後。此硯不知尚存否。可入蘇詩補注也。

早少爛熱

昔曾文正宴客。有五簋八碟之約。近時競驚豪侈。廣羅珍錯。樂為長夜之飲。廣州尤